

## 我与晚报的故事

## 三十年文史缘

阿能

《舟山日报》在1979年10月1日复刊，笔者有幸成为第一批特约通讯员。特别是1995年10月，舟山市唯一一张综合性城市类报纸《舟山晚报》试刊；1996年1月1日，《舟山晚报》创刊，笔者更是笔耕不辍，踏踏实实地撰稿，和《舟山晚报》的编辑朋友们保持了30多年的友情，还和广大读者保持着茶余饭后的侃缘。时光匆匆，虽润笔不见得怎么可观，光舟山文史掌故方面也攒下数十万字，总算是与《舟山晚报》结缘的一点心血结晶。

1996年1月底，《舟山晚报》“城关旧事”栏目改为“城关轶事”，笔者相继写了《老城关的岁时点心》《老街上的早点》《染店阿伯》《鞋匠老舒》《城关古桥拾遗》和《百作手工业的老谚语》等。而后，笔者应《舟山晚报》编辑所嘱，为该报反映当地历史文化的《文史天地》版开了一个《阿能说掌故》专栏，一人专栏，一周一篇，想来想去，喝了大半瓶子“舟山老酒和裕大老陈醋”，还得多为舟山人效劳，多写点舟山“旧事”，道上些许正史之外的“老古”，说一些“舟山老话头”，以勾起舟山逐渐远去的乡愁。有幸在《舟山晚报》发了数百篇“掌故”，供舟山之父老乡亲守闲之时随便看看聊聊，也许能“存古”以“开新”，没想到有些成了读者口中津津乐道的段子，也成了当时《千岛文史》专版的亮点所在。当然，有时也有小小偏差，闻过则作订正。

由此，自己也便不敢歇笔。白天工作忙，便夜半挑灯专心创作，也不能瞎三话四地胡编乱造，否则对不起舟山父老、编辑和海外之舟山同乡。因笔者原住定海老街——西大街数十年，对一些故人旧事曾耳濡目染，特别是对左邻右舍一些平常但又特殊的人物，饶有兴趣，于是凭记忆和查阅旧史志，接连凑成了《最后的“黄包车”》《挑脚夫“阿二”》《放水长脚梗》和《小巷口的大饼店》等描写平头百姓的小文。但写专栏也有难熬之急事急刻，记得几次出差在外，其间专栏又不能断稿，责任在身，只

能在旅馆写稿，因为当时没有电子邮件，又去邮局将稿件及时寄给《舟山晚报》编辑，保证了专栏如期每周载出，总算没有愧对舟山父老和报社编辑。

2001年3月，笔者把发表在《千岛文史》专版上的民俗文史“豆腐干”，结集出版了一本18万字的《舟山掌故》。该书分“定海老话头”“老城拾遗”“城关旧事”“翁山风俗”“昌国轶闻”“老街人物”“道古说今”“海山撷贝”八辑，是关于舟山历史掌故、民俗风情的一部书。2003年，又将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了《定海山》一书，“定海老城厢”“定海古风物”“定海老人物”等辑，第一次系统介绍了定海历史文化、民俗风情。

而后又相继出版了文史专著《舟山航海史话》《名人雅士与普陀山》《城西旧事》《昌国文博》《东海遗风·舟山渔场民俗研究》《舟山史事考略》等15部。至今，17部个人专著加起来，也有三四百万字，许多文章都在《千岛文史》专版上发表过。2021年，笔者被市政府聘为舟山市文史研究中心文史研究员和舟山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2025年，又在《舟山晚报》千岛文史版发表了《腊月说火烛》《民国宁波帮中的岱山商人》《朱家尖有个兴教办学的吴全清》《抗战时期的定海旅沪学友联谊会》《舟山老匾额》《舟山民间传统茶俗》等。

一晃30多年，“文史天地”的编辑，换了一茬又一茬，把版面办成了《舟山晚报》吸引舟山人眼球的亮点栏目和品牌。《舟山晚报》对我不薄，除了润笔之稿酬外，还几乎年年评上优秀或积极通讯员；舟山父老对我也不薄，在报间栏角也认识了一个叫“阿能”的“大老师傅”。

时光荏苒，转瞬已过古稀，真想凭自己的微薄之力，继续为《舟山晚报》敞开心扉地笔耕效劳。情缘30多年，相悦相伴，又多了些许亲情，空闲时还常想回“娘家”唠唠叨叨我与《舟山晚报》结下的文史缘。

## 诗情画意

一匹马  
没日没夜赶来

蒋同刚

一匹马没日没夜赶来  
没有看见他的雄姿，也没看见旭日  
听说零点一定会到。为此有人兴奋，有人坚守，有人狂欢  
有人没日没夜赞美。我习惯用习惯保持  
专业打工人的风轻云淡

白日比夜晚安静  
漫天乌云漂移，我漂移在街上  
树木在抽疯，红灯笼自娱自乐  
服装鞋帽打折、餐饮酒店优惠、房产车辆降价  
股市飘绿，金价火箭一样飙升  
天上石头横飞。地上牛马成群

不敢再发祝福。心虚  
羞愧于重复连年的善意谎言。即使你爱听  
我也守口如瓶

新年许个愿：一语成谶，心想事成  
被幸福狠狠包围着、狠狠折磨着  
谁也逃不掉

二

谁都想骑上神马  
背负一整年十全十美的祈祷  
吉祥喜庆印上首日封

美轮美奂的背景  
装进含辛茹苦的收成  
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无人晓得即将陪伴自己的，是否  
赤马、白马、公马、母马  
千里马、白龙马……共赴

三百六十五天苦与乐

扬手摘星摘月亮  
飞奔追日追风雨。芳华点缀  
春夏秋冬各领风骚



## 人在旅途

## 东极，忘了时间的蓝调

阮骏琳

很多人都是被电影《后会无期》带到了东极，多年前的电影我已忘记剧情，但东极一直是我向往的那一抹蓝调，是需要安静地找一处庇护所、与内心中另一个自己对话的地方，也是我心目中的旅地之一。

## ● 庙子湖岛

说到东极，那就不得不先去庙子湖，听说那里是东极的主岛，有人说那里商业氛围重，不喜欢；也有人说，只想在那里打卡，因为能出片……而我喜欢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爱人云亦云，也不爱做足攻略再出发，那些都是别人的经历，与自己无关。

刚上岛，沿着路标一路向着财伯公像走去，海风吹在身上很舒服，云飘得挺快，来不及拿起相机，那些云已跑出取景框了。云真美，美到被风撕裂都不觉得疼。

听说这位财伯公是岛上的美男子，举着火炬，被誉为中国的“自由男神像”，以勇敢和无私著称。岛上的渔民将他视为男神，在此建了雕像和财伯公庙。我从近处俯视，仿佛永远都无法看清他的脸。

沿着唯一的小路继续往前走，会看到网红灯塔的打卡地。支起脚架、装好相机，打开遥控功能、调整构图，我再慢慢走入镜头，摆好姿势，等待阳光从云层中穿透并照到我脸上的刹那……按下遥控快门键。

因为人少，拍了一个多小时，拍到心满意足为止。

接着继续往山脚走，一路蹦蹦跳跳，忘我般地玩耍。大海，蓝天，白云，一套套地十连拍，总能拍出一张我在如此美妙的环境下尽情跳舞的画面。那种恣意的漫游，就算是现在回味起来也能让心灵和身体彻底放松，或许，那才是最真实的我。

曾做过一个测试，结果——我是I人！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爱说话，不爱与人交流，讲话变得小心翼翼、唯唯诺诺，有时候会想，居然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那副样子。但，岁月从来不会倒流，我们也不会再年轻。

再往前走就是电视塔了，我才发现离末班渡轮的时间也近了，于是抄小路掉头向码头飞奔而去。

## ● 青浜岛

三个晚上的落脚点，我都选择在青浜岛上的民宿。相比庙

子湖岛，这里确实少了很多商业的味道，真实展现着岛民朴素而简单的生活。而我，更需要在这个岛上安静地享受时光。

一天傍晚，我坐在岛上最东边位置的一块礁石上，感受着海风吹拂，浪花一次次拍打礁石，我的心反倒更宁静了。有那么一瞬，我慢慢地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灵魂渐渐地被海风抽离，自身仿佛进入了空灵的世界，任凭风带我自由翱翔于海洋，眼里都是蓝蓝的梦。

这一瞬，真实的世界只过了十分钟。云越积越厚，直到几点雨滴落在我的镜片上。我抬头看天，淡淡一笑。

最后一天的傍晚，我从东福山赶回青浜岛，此时离日落还有半小时，于是从码头匆匆往小孩洞景区赶去，沿路是废弃的储粮库和被杂草包围的荒屋。

天，渐渐黄昏，我站在岛的制高点，举着相机，摆着造型，看太阳慢慢地落下，才心满意足地离开。此时的天空还有一丝余光，我去到了旁边的小孩洞景点，看到当年有名的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的遗址（小孩洞）。

当天色完全暗下时，发现小孩洞里只有三人，而我是其中一个。我们三人商量结伴而回，一路开着手电，有说有笑地从原路折返。

这也是我本次出游，一段独特的体验。

## ● 东福山

来东福山之前，我查过攻略，走完整座岛基本要5小时。于是我从码头下船，慢悠悠地边走边玩，心情很是放松，穿过一排排青年旅店。

印象最深的是“老人与海”店，让我想起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故事情节。旅店建在一处高地上，四周风景极好，店外的平台上都是一些手工画作的礁石堆砌而成，旁边摆着秋千座椅，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躺半天，在海风的陪伴下，睡去……

我坐在风车下，海风吹得猛烈，风车发出刺耳的声响，我却内心平静，眺望着远处白色的灯塔，脑海里不断回忆起那句对白——一个人人生来并不是要被打败。

后来，我是从“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照射点”那里离开，带着希望与期待回到了舟山本岛，又坐上了回杭州的大巴。

车窗外，朵朵薄云由金色变得火红，晚霞染满了整片天空。我知道自己又将回到熟知的那座城市。